

援  
鵠  
堂  
筆  
記

援鵝堂筆記卷第四十八

雜識四

楊煥然與姚公茂書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於經則無所見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止是昭穆位次於神主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奐昔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寺僧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蓋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享殿凡石室竝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旣而來洛下於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爲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

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所在今汴梁太廟法度弊  
家具有圖說自己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  
視倉卽大廟也因得攷其制度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  
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  
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  
祖以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入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並在石  
室西壁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  
此元楊奐與姚樞書也元裕之稱奐博覽強記聲問赫奕一  
世然此所論廟制似亦非博綜經籍者大約時方混一天下  
未久東南學術尙未漸於北方故經旨史志及唐宋通述皆  
未及淹洽云

元時鄉試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試經問五條漢人南人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試策一道漢人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二十六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會試省部依鄉試例於次年二月初一日試第一場初三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御試三月初七日前期奏委考試官二員監察御史二員讀卷官二員於殿廷考試每舉子一名怯薛歹一人看守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選考試官行省與宣慰司及腹裏各路有行臺及廉訪司去處與臺憲官一同商議選差上都大都從省部選差每處差考試同考試官各一員并於見任並在閒有德望文學常選官

內選差封彌官一員選廉幹文資正官充之凡謄錄試卷並行移文字皆用朱書仍須設法關防毋致私容作弊省部會試都省選委知貢舉同知貢舉官各一員考試官四員監察御史二員彌封謄錄對讀官監門等官各一員鄉試會試許將禮部韻略外餘並不許懷挾文字差搜檢懷挾官一員每舉人一名差軍一名看守無軍人處差巡軍試卷不考格犯御名廟諱及文理紕繆塗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謄錄所承受試卷並用朱書謄錄正文實計塗注乙字數標寫對讀無差將朱卷逐旋送考試所如朱卷有塗注乙字亦皆標寫字數謄錄官書押候考校合格中選人數已定抄錄字號索上元卷請監試官知貢舉官同試官對號開折舉人

試卷各人自備三場文卷並草卷各一十二幅於卷首書三代籍貫年甲前期半月於印卷所投納置簿收附用印鈐縫記各還舉人 凡就試之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受卷官送彌封所撰字號封彌訖送膳錄所 倡優之家及患廢疾若犯十惡奸盜之人不許應試 舉人與考試官有五服內親者自須迴避仍令同試官考卷若應避而不自陳者殿一舉 知貢舉以下官會集至公堂議擬合行事目

摘錄三條 諸舉

人於別紙上起草者出榜退落 諸科文內不得自敘辛苦門第委膳錄所點檢得如有違犯更不得膳錄移文考試院出榜退落 諸試卷彌封用印訖以三不成字爲號標寫仍於塗注乙處用印 每舉人一名給祇應巡軍一人隔夜入

院分宿席房試日擊鐘爲節一次院官以下皆盥漱二次監門官啟鑰舉人入院搜檢訖就將解據呈納禮生贊曰舉人再拜知貢舉官隔簾受一拜跪答一拜試官受一拜答一拜鐘三次頒題就次日午賜膳其納卷者赴受卷所揖而退不得交語受卷官書舉人姓名於歷舉人揖而退取解據出院巡軍亦出至晚鳴鐘一次鎖院門第二場舉人入院依前搜檢每十人一甲序立至公堂下作揖畢頒題就次第三場如前儀 試官考卷知貢舉居中試官相對向坐公同考校分作三等逐等又分上中下用墨筆批點考校既定收掌試卷官於號簿內標寫分數知貢舉官同試官監察御史彌封官公同取上元卷對號開拆知貢舉於試卷家狀上親書省試

第幾名折號既畢應有試卷並付禮部架閣貢舉諸官出院  
中書省以中選舉人分爲二榜揭於省門之左右以上摘錄  
元史選舉志科目之制莫詳於此史家雖譏其吏道雜而多  
端然元世待士實厚九儒十丐當屬延祐以前語耳

朱子大全集第七十四卷課門人策問有云今博學鴻詞自  
命而試於禮部者蓋遲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俟漏啟  
鑰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  
以成章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不復讀書

新唐書舒元興傳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尙  
書雖水炭脂炬殮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坐  
廡下因上書云云



澠水燕談錄進士之舉至於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

宋時試五場見王欽若傳

遜齋閒覽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說也按

吳都賦注鯽魚長三尺許無鱗身中正四方如印扶南俗云諸大魚欲死鯽魚皆先封之是自有印魚而以通應侯廟解失之矣

頃有客於西安者云此處絕無水族之珍令有得魚二頭不及尺又鱸二遂以餉方伯方伯不食以獻撫軍因思班固西都云出比目此與長卿上林所賦固同爲虛語而平子西京云鈞魴鯉鱣鮪與潛之什有鱸有鮓俱不足據邪

南史梁紀論每陌復除六文俗稱一錢一文始此樹按任昉奏彈劉整奪婢姊及弟準錢五千元微之集卷三十八爲河南府百姓訴車狀時估八百文

今錢一千重七斤半按宋史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之日鑄錢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

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据此則宋時錢一貫不及二斤半錢惡甚矣然今宋初錢存者殊完好不如傳所云之樹按舊制鑄錢以紅銅六成白鉛四成二者配鑄謂之黃錢乾隆五年浙江布政使張若震以私銷者眾錢價益昂奏請改鑄青錢廷議以紅銅五成白鉛四成一分半黑鉛六分半錫二分四者試鑄所鑄之錢投火即鎔化不復能造器血私銷之弊不禁自除於是戶工二局暨各省俱改鑄焉蓋今之青錢非古之青錢矣右見施朝幹集施儀徵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湖北學政宗人府丞無子按此雖足以救一時之敝而耗天地物力開巧薄之門非治世之長利也

洪武三年十月辛巳定征鑒法戶部言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皆產鑒歲入官者二十二萬七千斤每三十斤爲一引共七千三百五十八引每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其私煎者論如私鹽法從之

木棉之說須參考南史高昌國傳海南諸國傳南州異物志

泊定編農乘通訣農乘輯要便民圖纂羣芳譜農政全書

按吳履齋五葦志逸云閩廣多種木棉紡織為布名曰吉貝  
松江府東五里曰烏泥涇其地田土饒瘠民食不給因謀  
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路車推弓之製率用手擘  
去其子收竹弧彈振成刺厥功甚艱國初時有老嫗黃道婆  
者自崖州來為教人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  
軋花各有其法故織成被褥帶襖其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繁  
然若寫人既傳授競相製造轉售他郡家益就殷姬卒眾為  
麗泣立祠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思軒重立之後復毀  
無人再建而黃婆之名漸泯神宗朝方伯七澤張公重建於  
寧國寺歲時香火雲集云云按張方伯名所望字叔翹萬歷  
辛丑進士華亭人但閩廣木棉皆是陳閩紅花大如掌每春  
朝開處望之一片如霞其狀全與辛夷相類無纖布之用非  
今民間所種此余所目驗閩廣又不產縣花不知吳所指云  
何等也嘉定毛嶽生黃婆祠記云昔治布惟以絳泉紵葛宋  
末棉自林邑始入中國逮元元貞間浸盛其織為布簡利省  
費寔倍他物元時既為設提舉司而前明賦稅亦許以棉準  
米近世郡縣棉出幾敵租稅半民間服用恒資行販益遠皆  
始黃婆云云按木棉之起農乘輯要以為產於西域種於陝

右史炤通鑒釋文以爲起於宋末來自林邑此記以爲覓種  
閩廣始於黃婆則未然也大約松江之地初不產木棉黃婆  
者特教之種織耳如王山史著議教延安一府李拔教閩之  
福甯吾宗問亭宮保之教保定民人者是其類也按禮記禮  
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古者布以麻與草爲之今之布以木  
難曉今爲考之禮記玉藻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  
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  
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  
皆以繭爲新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纁爲繭  
字下曰泉纁也兕部說曰分泉莖皮也泉字下解曰麻也系  
部繭字下解曰聯微也系部繭字下解曰泉莖皮也泉字下解曰麻也系  
繭字下曰新繭也系部繭字下曰泉莖皮也泉字下解曰麻也系  
之言微也故說文解繭曰聯微也此又與繭同按春秋說題辭麻  
則絲與麻皆得縣與繭之名周官典泉掌布總縷紵麻草之  
物賈疏縷用麻之物紵用草之物布中可以用兼用葛麻之草  
爲之故孟子以麻縷絲縷並言之然此皆中國所有古人所  
習非今時之縣也縷也布也南史林邑國傳有吉貝樹其花  
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其色  
織爲班布又西域高昌國傳有草實如薊中絲如細縷名  
曰白疊子國人取織爲布布甚潔白交市用焉梁武帝有白  
疊子布詩此與今之木絲相類

得以爲出於林邑高昌庶或近之惟以爲閩廣之木棉則大  
謬也然其誤亦始於李善之注文選按說文木部無棉字玉  
篇有之但曰木名是木棉字與絲絕不相蒙善注吳都賦絲  
杭棉爐句下曰木絲樹高大實如酒杯一實得絲數斤廣州  
日南合浦皆有之此木棉也又注鄉貢八蠶之絲句下引交  
州記曰出日南五臣注引林邑記曰出九真郡此繭絲縣也  
與房子縣同例東坡詩江東賈客木絲裘則似今之本縣絮  
也而王梅溪注引遜齋閒覽云閩廣多木棉土人競植之采  
其花爲布施注引番禺雜編木絲花紫赤色大如碗二月三  
月間花既謝蕊爲縣有殼盛之彼人織爲布裘此子虛烏有  
之說也史炤通鑒釋文云云史南宋末人若北宋時已有此  
梅溪與史炤不應不知也又縣字有從木者有不當從木者  
吳都賦前後兩字皆作縣者非也又說文糸部糸部  
木部凡部林部艸部麻部皆易混今學者罕能辨矣

六安茶產自霍山第一蕊尖卜無汁第二貢尖卽皇尖皇尖  
只取一旗一槍卜第三客尖卜第四細連枝卜第五是白茶  
有毛者雖粗亦是白茶無毛者卽至細亦是明茶卜明  
茶內有粗老葉其梗有骨大小不齊明茶之後名曰耳環茶

耳環之後爲封頭茶封頭之後爲大運卽老葉乃隔冬之枝  
幹也四月八日進貢之後乃敢發賣其先到吾桐者乃沿口  
東石筍西石筍近舒城地方茶不入貢又無茶引不畏犯禁  
故敢先賣假冒六安其茶瘦也非細也畱久則變黑色烹久  
則上黃鏽而無回味六安茶以穀雨前者爲上品立夏後則  
無毛而生骨其產茶地方週迴八百里可用者只有六處仙  
人衝黃溪澗烏梅尖佛寺嶺濛潼澗僅五處脫一其不佳者  
沿口東西石筍次則管家渡舞旗河野雞嶺石盆百丈澗傳  
埠園香草園

潛山茶梗長而相連不斷者頭茶也梗短者爲二茶

邊廷實西園詩云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王元美謂之以

爲芭蕉不可言樹朱竹垞辨之引維摩詰經云是身如芭蕉樹而不堅固是芭蕉未始不可名樹也余按維摩詰經云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涅槃經云是身不堅如蘆葦伊蘭水流芭蕉之樹竹垞所引亦有小誤

山薑本草甄權云根及苗並如薑而大作樟本臭南人食之嶺表錄異云與荳蔻花相似而微小花生葉間作穗如麥粒嫩紅色又杜若一名山薑

白醉見陶穀清異錄王明清嘗取之以名閣

周益公集有元宵煮浮圓子詩云前輩似未嘗賦此因憶乾隆八年上元節

上晏從臣於懋勤殿賦浮圓子聯句錢少司寇

陳羣

以學士侍



宴有風吹謝家絮香點洞庭橙句爲時所稱東樹按盧抱經

讀樓攻媿集有米纔二字甚新今見陳造江湖長翁詩中字

作緊云子以病愈不食麵以米漿代之又見楊誠齋集中詩

題有云上元夜屑粉爲繭絲以卜一歲之禍福亦米纔類也

吾鄉細粉略似之然亦登麥屑之瑩白者爲之非米也據盧

所云用麥爲之仍細麵也今吳中所爲亦用米乾之可以寄

遠惟桐城所爲必新而食之越宿則風乾僵強不中食矣庶

與陳詩相彷彿云盧又云緊字見玉篇胡黠切訓饅也與廣

雅同纔則俗所呼以形相似耳緊上聲纔主聲俗間或混然

無別也陳造詩云厥初木禾種移植雲水鄉粉之且縷之一

縷百尺強勻細繭吐緒潔白鵝截肪吳儂方法疎楚產可倚

牆嗟此玉食品納我蔬菽腸七筋動輒空滑膩仍甘芳

豈惟僕葺解政復奴枕鄉卽今弗自噉頗思奉君王

虞道園供醢文有孤魂榜地樹按其文有云汝孤魂等昔受天

逐物以妄爲常貪者徇財烈者徇名忿則如山慾則如海極

沉淪而愈降恣輒蕩以忘歸因根接塵隨業生解爲寒冰爲

湯火皆其一念之差爲鬼域爲豺狼遂

入萬殊之變云云其言亦有足感人者

今人棺內有木名七星板此見顏氏家訓終制篇又左昭二

十五年宋元公曰惟見楸枰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注楸枰棺中筭牀也幹骸骨也

淮南子秦族篇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注金目深目疑卽今之眼鏡

野客叢書云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係爲江淮畱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昭明太子傳云京師穀貴改常饌爲小食

今俗中市小餅曰胡餅見皮曰休初夏呈魯望詩胡餅蒸甚

熟貊盤舉尤輕

樹按貊盤二字未詳大約如韓公荒餐茹獠蟲及南食南烹之類

劉編修墉爲安徽學使乾隆三十五年

翠華南幸召

試諸生獻迎鑾詩賦劉先期習試詩題有餛飩子按中州集周

駝才仲有斂子五律注斂私盡切支起也詩句有云几案由  
吾正盤孟免爾傾

莊子知北游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郭注玷  
捶鈎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釋文捶丁果反玷丁恬反按此  
謂以手試其輕重今俗語有此

樹按捶誤當作揣玉篇丁委  
丁果二切度高下曰揣捶諸

柴切以  
杖擊也

五祖演禪師綿州人造白雲端端謂曰川蓊苴汝來耶又明  
覺禪師與棲賢謚禪師蓊苴不合按字書蓊力瓦切薩泥不  
熟貌郭一涇日出安子文贊苴側下切音鮮土苴查滓也糞  
草糟粕也見王文簡居易錄

東樹按蓊說文不載玉篇有之  
朱子大全集兩見之皆誤刻作

蓊此從磊得聲當作蓊又苴當從字書作薩除瓦切苴無鮮  
音又語錄鴻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僧最蓊蓊讀此

書云似都  
是說我

王阮亭池北偶談論阿房當與阿誰阿家讀去聲

魏書官氏志言魏初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鳬鴨  
唐寶參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納賄時人  
謂之喜鵲

樹按可與劉  
鵲作對

居停主人見丁謂傳王曾以帝意謫寇準江淮質謂謂顧曰  
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今時小兒入學印紙書上大人二十五字未詳所出頃聞宗  
門語乃舒州白雲守端示郭祥正之山頌語也

俗患兒啼嘗書紙作數語粘於通衢過者每讀一遍則啼止  
今偶讀庾闡近遊賦有書兒啼於客堂則知晉以來已有之

矣

東坡云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不能飲則烹而玩之  
呂行甫好藏墨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啖之

十國春秋載皮光業性嗜茗嘗作詩以茗爲苦口師

又毛勝字公敵自以生居水國厭羣鮮號天饒居士造水族  
加恩簿假以滄海龍君之命其詞云云

又僧贊甯習四分律通南山律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

按樹

一切經音義  
從甸俗從田

王禹偁通慧大師集序有云錢塘名僧有若

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健謂之文  
虎

撞破烟樓東坡戲王晉卿語頃閱吳任臣十國春秋言僧行

修年七歲猶不能言或曰啞邪忽應聲曰不遇作家徒撞破

烟樓耳

樹按其義未解疑古有是語行修特借言之耳

我豈苦哉行身爲最小女偏得渾家憐

樹按李商隱蟬詩我亦舉家清東坡詩酒

內淋瀝渾舍喜小說記宋人稱妻曰婢家本此

竇鞏送元稹西歸詩阿婆情熟牡丹開

竇常送新羅州使詩簪香子月花未解又老頭親帝里老頭

字不典

竇牟詩一生三不遇今作老郎身蓋爲都官郎中

王阮亭池北偶談云盧綸有焦籬店詩何須更美邵翁伯卽

我此身如此人邵翁伯未知何物想卽魔合羅類耶

樹按翻譯名義

入部摩合羅卽摩喉羅蟒神也又羅喉羅七年在母腹中不得生未詳孰是

又云梁鎰集有詠窟磊子人詩卽傀儡

呂莊生有小印曰古之惡圓之士蓋用元次山惡圓語

崔浩小字桃簡見本傳

陸龜蒙詩云芝簦手自攜芝簦其集之名也

樹按此可與桃簡作對

陸績女名鬱生見本傳

蕭綜尙元魏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犁見洛陽伽藍記

往時吾鄉方息翁有送人詩云上馬撩衣鷗自云字本北周書余謂周書不見此字惟太平廣記載張元一嘲武懿宗有蜀馬臨階騶之語方誤記也又南史蘭欽於雒陽市騙秦馳疑字同也又唐百官志中都官掌倂隸及沒官爲奴婢者云樂工獸醫騙馬調馬羣頭裁接之人皆取焉此騙馬字不知

何義

東樹按唐元應一切經音義騙象注云匹面反字略云躍上馬也玉篇騙上馬也此移馬傍於右耳又二十二

卷瑜伽師地論驕騎音匹肩反纂文云躍上馬也其字從馬傍在右

騙馬見五代史郭崇韜傳按夏官校人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鄭司農注攻特謂驟之疑卽後人所云騙馬

宋史常安民字希古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

安民惡其爲人絕不相問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見本傳

樹按此可與陳后山爲對

吳時敏爲文未嘗屬稿人目爲立地書厨

樹按此可與沈顏下水船爲對

明道雜志言蘄州一日有赦書至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

國璽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請問太守其守妄人也曰此赦以

近修大慶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告成大慶因記唐



人有得友人書云改年多感卽宣傳云近改多感元年

樹按此與

困學紀聞言有人得漢武元朔二年詔內而肆赦三字漫滅因傳會爲內長文同一妄也

漢書蔡邕傳父稜諡貞定公注引邕祖攜碑云長子稜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則未仕也

歐陽永叔爲薛氏之壻按宋史胥偃傳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修善仲淹因與偃有隙則歐公又爲胥氏之壻今子由之誌不載

樹按歐集與刁景純書稱偃爲丈丈蓋尊親稱也

唐武后號金輪神聖皇帝金輪本釋氏說武后自以爲金德王也楞嚴經第四卷有風輪金輪水輪之說

玉環琵琶名睿宗所御見張承吉詩

後漢章帝竇皇后紀數召相王問息耗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

梅福傳言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按次語未知所出小顏無注

以三苗爲蚩尤見緇衣鄭注九黎爲蚩尤見孔傳

驢耳大龍耳小李忠臣對唐德宗語見唐書

賈誼新書言宋昭公衣苴布食鱗餒音未詳

俎般經隨喜品鉢飯不賜譯言盡也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

也釋文鄭音賜古咄咄歌喪適今日賜

樹按一切經音義又作漸同斯潰反方言

誕賜盡也物空盡也從人傍

賈誼新書有瑰瑋篇按其文則瑰玫非美而瑋術乃善政耳

茅鹿門評文字用此二字是不考也

數甯引髮子曰至治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襁褓之葬各以其順終按髮子未詳漢志無儒林傳有東海髮祿則有髮姓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論玉川子詩賦有捉搦字儲氏欣旁注曰恐懼貌按唐書韓思彥子韓琬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云云則非懼意又六朝橫吹曲有捉搦歌

荀子成相篇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國策王躅對齊王禹有五臣禹治水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見呂覽求士

篇

援鵜堂筆記卷第四十九

雜識五

漢時廬江郡

廬潘有廬江解見文苑英華文粹亦載

前志注云故淮南

九江郡注

云秦置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國云故淮南者廬江乃淮南所分析

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金蘭

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

按

丹陽郡陵陽下注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則此當以出廬江絕句東樹按淮水既不入江况可言北入或言秦淮水應劭曰故廬子國縣十二

舒 居巢 龍舒 臨湖 雩婁 襄安 樅陽 尋陽

灊 皖 湖陵邑 松茲

九江郡 前志注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縣十五

壽春邑 浚道 成德 橐臯 陰陵 歷陽 當塗 鍾

離 合肥 東城 博鄉 曲陽 建陽 全椒 阜陵

六安國 前志注故楚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

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莽曰安

風 縣五

六 蓼 安豐 安風 陽泉

後書郡國志廬江郡注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來屬

廬江縣十二首舒則廬江治舒左傳文十二年羣舒叛楚杜

南有龍舒又項羽紀以舒屠六正義曰晉志首陽泉則陽泉

括地志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即治所耶年方輿志云決口城在霍邱縣西百五十里梁曹通

也決水出大別山在縣南二百五十里後志陽泉屬六安國陽泉侯國注有陽泉湖又水經注於六安縣下云即漢書所

謂以舒屠六者晉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於此則晉之廬  
江在六安蓋陽泉亦今之六安也而晉係廬江郡下  
江郡治合肥晉能始名勝志廬江郡治引郡國志云廬江在舒玉海云在皖因意逆前漢在舒後漢末在皖  
余按前志注淮水出廬江今豈有淮水出舒耶又應劭云故  
廬子國則漢時之廬江在今合肥地今之舒城乃漢之舒古  
之舒國也又後志廬江郡舒爲第一縣此卽郡治也前志合  
肥後志合肥侯國俱屬九江則漢時廬江不治今之合肥此  
皆疑而不  
可明者  
晉志魏武所省郡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

陽廬江然魏武旣省廬江而毋正儉傳注引魏書明帝紀文  
欽轉廬江太守何也又呂蒙傳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  
皖大開稻田蒙曰皖田肥美若取熟彼眾必爭於是陳狀權  
遂親征而甘甯與蒙攻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  
退權嘉其功拜廬江太守此事在建安而劉馥傳劉靖黃初  
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

此郡可謂克負荷者又御覽

三百一十五卷

廬江太守劉勳理明城

注今同安郡一段云後漢書按今范書無此當謝承諸家之

書也宋時同安郡已爲舒州不知何人之注又魏志劉曄傳

與此所引較略又据孫策傳注明城乃皖城之訛

東樹按魏武所省七

郡魏志武紀不載建安四年書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

又按

滿寵傳太和三年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

時魏廬江令治陽泉

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

樹按即陽泉湖邪

傍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

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歸

路休戰不利又曹休傳休都督揚州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

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休督諸軍向尋陽又吳志周魴傳

魴爲鄱陽太守謫魏揚州都督曹休云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休信魴帥步騎十萬徑來入皖魴合眾隨陸遜橫截休云云陸遜傳亦云與休戰追亡逐北徑至夾石又建安時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江淮間云云又臧霸傳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按逢龍在今皖之北二十里則夾石亦當在舒皖之間而王昶傳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金陵待施績全熙使不得東

樹按誕時據壽春

又後書李憲傳憲餘黨滔于臨等聚眾數

千人屯潛山攻殺安風令注潛縣故城今壽州也按圖經潛



今之六安也

前志潛注天柱在南有祠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  
後志潛注昭二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  
師救潛是也 郡志古安豐州城在縣西南二十里梁天監  
元年移州於霍邱戍東北置其縣在縣南四十里射鵲村是  
北齊廢州於無期村置安豐縣隋開皇始移就芍陂之下又  
左氏襄二十六年楚侵吳及雩婁疏在安豐

輿地廣記漢松滋城在縣東十五里古今地名志一名祝松  
古鳩縣也漢表有祝滋侯 大業陂在縣東北十五里人呼  
水川塘相傳古之鎮淮州

郡下舒前志注故國龍舒注羣舒之地後志舒有桐鄉注古

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 曰縣有鵲尾渚

隋書樊子蓋爲樅陽太守見本傳

南史陳後主本紀廬江蠻田伯興寇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

之

樹按據此則隋世樅陽嘗爲郡既有太守又嘗有刺史也然魯或是廬江刺史

唐書睿宗諸子傳惠莊子太子攝嗣王珣祁封懷甯王徙封

同安

宋史周湛傳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脾灣湛

役三十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又南唐世家樊若

水作浮梁先試於石脾口脾疑卽脾之誤

樹按據此讀太白長干行愈有意味

故學者不可不考地理

荀子解蔽篇桀死於亭山楊倞注亭爲瀾之訛謂卽今之皖

口也

梅聖俞爲桐城主簿見本傳及歐志

唐棋父之

監舒孔城油

稅見歐公墓表

虞道園學古錄舒城明倫堂記云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  
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燹理普化長是  
邑得隙地於清心池之上蓋李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  
之所共游者也按當時以龍眠名其書院則龍眠不屬吾桐  
矣抑山在兩縣之間而俱可取名耶

陶學士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時遷往桐城舊縣  
不知時所云舊縣在何地然則甲辰後時曾改縣也

明史俞通海傳趙普勝陷池州遣別將而自據樅陽水寨徐

達傳進攻安慶自無爲陸行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部將於  
青山遂克潛山縣按浮山卽桐城之浮渡山而青山亦卽吾  
邑樅陽之青山也

洪武實錄元至正辛丑月癸卯明太祖旣破陳友諒兵復安  
慶改安慶爲甯江府壬寅三月甲戌命常遇春修甯江府四  
月癸未復爲安慶府常本傳載甓安慶城

實錄洪武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三十安慶府四其一桐  
城縣源子港

又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卯擢儒士曾日章爲翰林院侍讀  
改給事中金幼孜王洪桐城縣知縣胡儼俱爲檢討按以上  
當參胡儼傳

太祖本紀朱文忠安置桐城縣

九十九泉余靖以西夏請和奉命報契丹於九十九泉此疑在今延慶

峴山有二東陽縣三山一名峴山晉義熙間殷仲文爲東陽守嘗登此山後人思之若襄陽之羊祜故名

東坡與范子豐簡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舟傳云曹公敗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知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按華容縣漢晉二志屬南郡黃州乃後漢汝南郡之弋陽國晉之弋陽

郡境元和志云岳州之華容縣漢世之孱陵縣吳爲分置安陸隋爲華容而鄂州之石首監利二縣乃漢之華容縣地也又元和志岳州巴陵縣云洞庭湖在縣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圍二百六十里湖口有一洲名曹公洲曹公征荊州還於巴上遇疾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又蒲圻縣下云本漢沙羨縣吳分立蒲圻縣云赤壁山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舟船敗走處 曹學佺名勝志云武昌之嘉魚縣本江夏郡之沙羨晉太康中改沙陽又引酈注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北通練浦南直練洲練名之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卽陸口矣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東逕陸城北又經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口東

北對蒲圻州州頭卽蒲圻縣治晉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  
洲洲南又有淥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至沙陽西北魚  
嶽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揚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逕烏林  
南吳黃蓋敗魏武於是處也又圖經云嘉魚縣有魚嶽大崖  
之山瀕江爲赤壁北可望烏林陸口按陸口在赤壁之北鄧  
注有上烏林中烏林下烏林蒲圻縣吳孫權置在蒲圻洶偏  
以其地多生蒲草而名實今嘉魚之境王象之輿地記引章  
懷劉表傳注云赤壁山名在今鄂州蒲圻縣元和郡縣志亦  
云赤壁在蒲圻縣西百二十里北岸卽烏林名勝志又云江  
漢間言赤壁者漢陽漢川黃州江夏嘉魚比五然嘉魚原與  
漢陽江夏接壤但黃州差遠耳黃州乃赤鼻山非赤壁也範

按蒲圻在武昌府西南三百里嘉魚在府西南三百八十里  
荊州在省城西南一千二百十里

譜系之學近多不講歐公唐宰相世系表舛誤實多顏師古  
於蕭望之傳辨長倩之非出於鄼侯眭爽之爲二姓此疑肉  
譜之學似亦不能無誤況後人乎至其原委尤難剖別如衛  
青之父本鄭季京房之本姓李車千秋之本姓田馬姓本爲  
莽而云明德馬后改何羅爲莽而自姓馬李氏尙未知其果  
出於隴西而以爲出於臯陶之爲大理至於是儀之本爲氏  
簡雍本姓耿東哲之本爲疎賀循之本姓慶鄭注之本姓魚  
員半千之本姓劉謝偃之爲直勒殆難枚舉而昌黎云何與  
韓同姓杜子美稱唐使君爲族弟愈疎謬矣



虞道園曾氏世譜序云曾文昭

曾肇子開

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

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宋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鍾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又舉文肅之言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竝載則不勝書彼此互書可以互見此良法也

樹按文肅曾布子宣也

曾魯有六一居士考異行於世

五年實錄

劉後邨跋山谷書范滂傳云范忠宣諸子多賢尙勸乃翁求

出籍而斬頤萬段恕亦不救

樹按此二條皆未詳記考

費有兩音元和姓纂云紂幸臣費中夏禹之後楚有無極漢有直蜀有禕晉有詩又云琅琊費氏直之後也趙明誠金石

錄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蜚嬴姓出於伯翳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禕之徙是其後也其一音祕姬姓出於魯季友姓苑所載琅琊費氏及碑梁相費君是其後也

地志言岫嶠山銘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於祝融峯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遂刻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遊南嶽事見遊宦紀聞

曾子之名今讀所金反疑讀倉含反爲近洪氏隸釋載成陽令唐扶頌家有參騫以參爲叅卽曾閔也

東樹先子嘗云二十八舍之參星亦

讀參爲近蓋西方白虎將星叅乃叅謀之義讀參非解

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追頌遺訓刊之元珪洪

云兩漢碑書藝莪皆作儀亦有作義者詩人叶韻作俄此與珪字叶則又讀如字司隸校尉魯峻碑云藝莪不報

衛尉衡方碑夙夜惟寅禕隋在公洪云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外傳

孝廉柳敏碑云其先蓋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洪云此

類張姓連天之說不典孰甚焉

按張納碑立姓定氏應天文象

郎中馬江碑皇神仿佛洪云讀爲髣髴

慎令劉君碑有動乎儉中鬼神富謙與今易不類

故民吳仲山碑洪云漢之仕者沒有遺愛其州縣之民爲之采石鑲銘則自稱曰故民吳公匿迹韜光不答聘召作碑者體其謙晦之操故以民稱之所謂故民者物故之民也

樹按洛陽

伽藍記言元魏莊帝褒贈  
濫死者有曰白民贈郡鎮

廣漢屬國侯李翊碑深執磐匪

用匪石不可轉

比列陵於按倒用於

陵趁韻

繁陽令楊君碑有司聳昧莫能識察按說文生而聳曰聳

小黃門譙斂碑耻與鄰人孱竝格驅

孟臺碑旁云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又提起一行書故上庸  
長司馬君孟臺神道洪云漢人所作墓闕神道第表封陌限  
樵牧耳非若鐫過實之詞有意欺誑來世也如孟州太守楊  
宗清河相張君俱同又有云闕者亦同

洪云漢人題墓有云神道者有云墓道者有云闕者如高直  
闕處士金君闕漢故不其令董君闕

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用維兮洪云猶嗚呼

洪氏石經論語每篇必計其章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之說盍未詳何人

石經論語求善賈而賈諸賈之哉按昭十九年傳季平子歲賈馬陸氏音古賈也

鄭子真宅舍殘碑列官吏有郎中及賊曹與掾史又有左都字彥和及胡恩胡賜陳景等姓名又云妻無適嗣立嬰孺爲嗣似是官爲檢校宅舍奴婢財物而戒其宗姓或女兄弟之類息爭室訟也碑云故鄭子真地中起舍一區七萬凡宅舍十有二區蓋其地爲鄭子真之故宅舍耳

又有金廣延母徐氏紀產碑云徐託軀金季本不祿有子男

恭字子肅早終立從孫廣延爲後廣延又不祿又云少入金氏門夫婦勤苦積入成家又季本平生以奴婢田地分與雍直各有止域繼云蓄積消滅債負奔亡依附宗家得以蘇雍直蓋似季本庶孽不肖子分以訾產居之於外者又稱子肅婦爲大婦廣延婦爲小婦

四老神坐圈公神祚机 圈公神坐 角里先生神坐 圈

公神坐机 綺里季神位机按圈稱陳畱耆舊傳自序云圈

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

顏師古匡

謬正俗已斥其謬

此刻有圈公神坐及神祚机則圈稱蓋有所据也

戴延之西征記云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

魏受禪碑在繁昌縣其碑六字生金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

遷魏而事晉

樹按此等傳會不可信

孫叔敖碑敖一名饒

逢童碑云五官掾長子逢童名盛字伯彌十二歲夭殞其家

門生縣中士大夫凡十二人爲立碑碑有督郵堯敏賓堯后

升司文叔盛姓字

漢丹楊太守郭

御名

碑洪氏云西漢丹楊郡治宛陵丹楊縣則

今建康也東漢史皆作丹陽隸刻如費鳳嚴訢亦然說者謂

郡北有赭山故云此碑以丹楊題之通用前朝字也西晉移

郡於建業元帝改太守爲丹楊尹地理志云山多赤柳故名

至唐天寶年始以京口爲丹陽郡改曲阿爲丹陽縣郡縣皆

非漢舊壤也

嚴訢碑云治嚴氏春秋馮氏章句洪云兩漢傳春秋無姓馮者蓋史闕文也

魏甄皇后識坐板函云文昭皇后識坐板函八字紹聖丙子年鄴民耕地得一綠石匣廣八寸有半長倍之厚三之一鹿

項笏頭不知何云識坐

樹按如今之魂旛書神識神牌書神主此或埋棺前

趙氏金石錄司空宗俱碑明誠按云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

意孫俱靈帝時爲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石獸膊上刻字因

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謂自均以下其姓皆當

作宗而列傳轉寫作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不謬

東樹按昔

顧氏亭林言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故其著日知錄成自考其說苟經前人已道應時刊削以避雷同先生此



校隸釋凡取趙氏洪氏說無案語者似未可漫錄入私家之  
籍特此編非出先生自撰又世言金石之學者本取足資考  
證非徒摩娑古蹟耽玩好也此所錄皆關考證不欲刪刻以  
備一書之全非鈔輯冗濫破壞著書體例拾聞之士尙其諒諸  
綏民校尉 熊君碑額題漢故綏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  
灌陽長熊君之碑初余得桂陽太守周憬碑陰据水經注以  
爲曲江漢時本名曲紅今此碑及額亦皆作紅乃知道元爲  
有據也按碑有兩銘詞而左方耐茶陵長文春重安侯相杜  
暉官壽行事各數十言洪云似是同郡盛德之士作文者惜  
其無所記錄故附之左方也

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洪氏云諸書多誤以朕爲朕  
者又云政和中郡守席貢有請詔封文翁爲廬江伯高朕爲  
陳畱伯在從祀之列

都鄉正衛彈碑洪氏云靈帝中平二年立在汝州昆陽城中

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爲正彈碑平氏縣有南陽

都鄉正衛彈勸碑

酸聚令劉熊碑云爲作正彈他碑亦云彈勸

此其一也趙氏誤

認衛爲街遂云莫曉予考其文則縣令甯陵君愍昆陽喪亂

之餘繇役之害結單言府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

煩居民碑頌蓋紀述守令繇役條教也前書食貨志月爲更

卒已復爲正注云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

都官者衛宏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

材官習射御騎馳戰陳又云民給正衛材官年五十六老衰

乃得免爲民按衛彈當作街彈周禮注有街彈卒洪氏說非

樹按逸周書大聚解典彈相庸惠定宇云漢時尚有街彈之室政用此

洪氏自書云淳熙丙申息秘宦山陰

二字未詳樹按此洪自記其子名秘宦山陰耳

古人校書往往於行末附記日用事余見惠定宇何杞處抱經所校書籍恒有之此後人刻隸釋時失於刻削按文惠

仲子秘字必之以磨累官知山陰縣見錢氏養新錄

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申棖史記作申棠

平輿令薛君碑盤洲云銘以君功承堅南清誼攀數聲為一

章詞句鏗鏘若合音律漢人作銘頌多如此韓公此日足可

惜出入數韻中正用此體

東樹按君在廣韻二十文功在一東承在十六蒸堅在一先南在二

十二談清十四清誼在二十二元攀在二十七刪以今願氏所分十部江氏所分十三部段氏所分十七部皆不合非如

韓公詩用東冬江陽唐青六韻蓋古韻之本然鄭氏六部即是如此然則諸家所分部固有難盡合於古者也洪亦強說

新莽侯鉦釋盤洲云數用壹貳至於玖拾莫非假借七當倣

古用漆漆豈不韻勝引吳天璽年國山碑云神女告徵表祥

者世有秦唐裴談司 寺佛跡碑云長安貳垂漆匣爲据

漢三老袁良碑後冊文妙身繼業妙身卽眇身又有賜錢十萬雜繪卅匹語

耿氏鐙延光四年二月耿氏作鐙比二土張裒造洪云比二者言如此器之比有二也

漢碑璇璣多作旋機如高朕修周公禮殿記

漢初平五年蒼龍甲戌繼天季

月旋機離常王衡失統

王衡卽王衡袁良碑後冊文王具劍佩玉亦作王

穀阮碑陰所載有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洪景伯云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也

孫叔敖碑三九無嗣國絕祀廢言無相繼爲三公九卿者也

洪景伯以鄧騰傳云元二  
之災元二者言元年二年

顏之推謂詩之有滄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趙德甫據無  
極山碑辭觸石膚寸興雲祈祈云漢以前本皆作興雲因顏  
氏改之洪景伯云按左雄傳已作興雨祈祈則漢代言詩者  
自不同由唐以來定本始以興雨爲正非因顏氏也

遺鄉小史乃袁幹見國三老袁良碑碑云孝武征和三年幹  
斬賊公先勇拜黃門郎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按漢書田  
唐明傳以討公孫勇封小史

闕幘傳講見武榮及武梁二碑言未冠能傳道講學

祝睦門生故吏碑洪氏書云親受業曰弟子以久次相傳授  
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

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泄則曰義士義民

安平相孫根碑洪氏跋云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不知在秦漢時已兼有之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蒼

樹按此則謂安國以隸寫古文尙書甚明

隸法由此而廣蓋八分爲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洪序又云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邈獻隸書所以施之徒隸亦曰佐書

淳于長夏君碑後洪氏云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

分別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鼎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龜隸鸞隸

洪氏云縱與蹤同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豹產趙圉令碑云羨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此碑云紹縱先軌皆以縱爲蹤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顏師古云書本皆不爲蹤字讀者作蹤踪之蹤非也据此數碑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

沛相楊統碑陰載故吏十五人不稱郡皆沛人也有云贊陳俊字仲顯洪云贊卽鄼

逢盛碑才亞后橐卽項橐洪氏有釋

成都周公禮殿門西序學師宋恩等題名洪云成都有左右生題名一巨碑蓋左學右學諸生也其間江陽甯蜀晉原遂甯乃蜀晉所置郡歐陽公以爲漢文學題名非也

義井碑陰列名助錢之人稱分子者數十人如分子黃國本三千分子孫景本三千之類洪氏云穀梁云燕周之分子也又秦家富子壯則出分又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謂正丁已供羌徭分子亦來助役此碑分子似指土豪出分子子武梁祠堂畫像祝融爲祝誦

郎中郭君碑銘有元兄繼世之語

馮緄墓前有一碑上朱爵而下元武其中無文謂之六物碑州輔碑陰有漢陽太守故京兆尹延篤叔堅

州輔記考宦官傳樹按此見曹



臚傳桓帝得立臚與長樂太僕州輔等  
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延篤自有傳

談山瑣記

錄四條

漢志宮宅地形二十卷與相人畜刀劍並入形法家其言云  
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  
精微之獨異也

楊泉物理論夫土物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  
鳳兒有弓弩勢有升斗象有張舒形有塞閉容有隱真之安  
有累露之危有膏英之利有堦塍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  
終陰陽之所極也

堪輿管見明叅政謝廷桂之所著也廷桂爲在杭方伯之從  
祖在杭嘗記其致政歸築室於西湖之上面城背水四面巨

浸人以爲絕地公不聽也傳及子孫貧落日甚孤丁孑然幾  
斬而其室嚮爲宗祠

在杭又云堪輿自郭璞之後黃撥沙厲韶伯其最著者也然  
璞已不免刑戮而黃厲之後子孫何寥寥也其他如吳景鸞  
徐善繼等或不得令終或後嗣絕滅若有地而不能擇是術  
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畱與福人則又何必擇乎据此則徐  
蓋著人子須知者乃無後也

梯愚軒脞簡

兩窗臥病不復能讀書有維摩經三卷向借僧徒課誦之本  
也時一再觀之雖不悉通其旨趣然知其皆寓言也蓋所謂  
淨名及一切菩薩之號皆不必有是人矣而世人執此爲實

不可笑耶然推此經之作皆牽拽紐捏強生議論夫佛果以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而此等糾纏繳繞洸洋其詞迷悶其語使明者皆爲之闇而欲其證菩提耶又使上智利根不階語言文字直契不二法門其視此等非筌蹄耶又後言此經之名皆如來所授鄙陋尤可笑大約華人造作此等以誑誘世俗其所欲明於世者既不欲分明簡盡其詞以使人之易曉而閃藏出沒意欲使之迷惑以從於阱阮而不自知至於文字則無一毫可取徒令人憎厭而已

下卷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爲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因思范蔚宗西域贊述矣西域天之外區物產珍異人性淫虛

既革典法靡有詩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則與此經所言甚契然則天之生佛尙爲彼土而黠者因以導中國之人而其說益巧而計亦詭矣又佛之生處其初非迴絕人區周世塞種想不過近今之雲南大理及金城以西燉煌之際耳至於匈奴强盛吞噬諸部而後潛竄遐方其所謂天竺異跡絕域求經一皆後世別加附會而釋迦之不可考也久矣蓋中華諸聖挺生羣英接軌其事跡有若寐若覺者矣若有若無者矣而欲根尋遐轍張大異教豈非惑哉

釋氏之書多屬髡徒虛構其議論事義亦多前後相襲大約初來異域詞多猥鄙其後黠者知其難以行遠不足聳人聽睹或潤飾其文或別爲構撰故多重複如華嚴覺品導師降

眾魔等語卽本觀佛三昧海經語耳不然佛偈豈用故實耶  
且佛在當時事跡言語其先後亦誰知之豈非華人望文立  
義依仿爲之耶昔隋世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  
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餘似後人假托爲之者謂  
之疑經余謂可疑者豈止此一部而已

晉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於闐國得華嚴三萬六千偈至金  
陵宣譯義熙十四年譯成六十卷唐證聖元年於闐沙門喜  
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舊總四萬五千頌成八十卷三十  
九品

楞嚴卷八之二汝當奉持錢蒙叟云準方山華嚴論識如是  
我聞云已上阿難傳法竝是三藏經中所說此經則傳教主

伴皆是神洞元源道齋智海如文殊普賢牙爲師範者之所爲也涅槃云阿難所未聞經弘廣菩薩當爲弘通非三乘所知弘廣菩薩傳教非謬此經本阿難當機而請問經名流通大教則文殊獨荷其擔如來特敕之曰汝當奉持此經爲弘廣菩薩傳教弘通有道者

子璿楞嚴疏引之見九卷之二受陰十魔第七其疏云愚者不見此

文一向謗佛無說故知若不說法十二部經於此滅矣

孤山智圓云夫假像知眞因言

體道嚴其像以生其敬寫其言以悟其心住持三寶理在於茲苟生邪見豈達中庸唯自敬身輕毀經像邪風一扇愚者說隨昔衛元嵩諫周武帝不造曲見伽藍以四海爲延平大寺和夫妻爲聖眾卽皇帝是如來樹令德爲綱維尊者年爲上座周武惑其言遂滅佛法凡此說者將非天魔外道入佛

援鵲堂筆記四十九

太

法中肆其邪謀傾毀我教耶

樹按衛元嵩語檢周書北史武帝紀皆不見

李通予華嚴合論會釋一佛二文殊三普賢此爲三德又云  
文殊爲小男主東北方爲艮卦故指文殊師利在東北方清  
涼山且取此閻浮之洲境託法在於世間普賢長子位在東  
方卯位爲震卦震爲長男世間佛法皆取東方爲初首觀音  
爲悲首位在西方住金剛山之西方說慈悲經西爲酉位酉  
爲兌卦兌爲金爲白虎爲凶危爲秋煞故以慈悲觀音主之  
右此釋雖粗滯然亦可知皆設言其人耳凡髡徒張皇靈異  
皆不可據

樹按如維摩詰此云無垢稱稱者名稱也或爲淨名其義一也疑如華之諡法肇錫嘉名未必竟無

其人如達摩之稱二十八祖中士傳受歷歷可據李通元文殊小男云云誣誕不可信耳宋李忠定綱極推李長者華嚴

合論要

爲無取

涅槃南經第十七者婆爲阿闍世王說云大王諸佛世尊嘗說是言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二慙二媿慙者自不作罪媿者不教他作慙者內自羞恥媿者發露向人慙者羞天媿者羞人是名慙媿無慙媿者不名爲人名爲畜生又華嚴十無盡藏有慙藏媿藏余謂今之士大夫具此二藏者尠矣

疏鈔注無貪求戒下引十住婆沙論言僧徒因利求利謂以衣鉢及僧伽梨尼師壇等資生之物持示人言此是國王及施主及餘貴人將來與我令其檀越心中生念王及貴人尙供養彼况我不與此因利求利也嗚呼君卿膾五侯之鯖張殺走高門之簿江湖詩人宋自遜阮秀實高菊澗之流皆此髡徒之輩流也於彼乎何誅

東樹按世說愍度道人及  
僧道人皆同此傳法也



瑜珈等論說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眾生其業所感貴賤人畜相依而住名爲依報自身則各隨已業貴賤苦樂不同飛走類別名爲正報見蒙鈔卷二之二第二十九葉引圓覺鈔清涼云阿難年三十方爲侍者所不聞經或云展轉傳聞或云如來重述或云得深三昧自然流通推本而論實是大權菩薩影響弘傳也

嘗閱佛經絕句每不愜意頃見楞嚴蒙鈔釋文於如是我聞一句自云依李長者科華嚴經作句乃知釋子亦相承授讀也然牧齋皈依彼家卽句讀亦不敢異亦可笑今按楞嚴蒙鈔卷五之一第七葉疏云偈頌約有四種一阿耨鞞婆頌不問長行并偈但數字滿三十二卽爲一偈疑此四字作句

本釋氏相承不論文義之聯絕也

樹按李長者即李通玄南唐時人晁文元極推其華

嚴合論見郡齋記

三塗火塗血塗刀塗

八難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北洲五盲聾啞六佛前佛

後

新譯法後

七世智辨聰八長壽天此八名難者以不堪受教

難入佛法故

此見法華別行鈔中樹按法前法後世智辨聰難入佛法妙義可念要之吾儒亦屢著明但學

者不釋思耳

雪川仁岳於楞嚴咒章調節曲以爲諷演之法今吳越僧徒

諷經猶本之

華嚴經以諸善根迴向爲善學智地大方便海而大要皆願以妙辯才爲諸眾生隨機廣演悉令解了蓋如來以平等慈

印現世出世法無上義諦非有超詣辯才以祛邪解釋妄執使知境智歷然則隨順無明長眠生死徒自障隔耳是故菩薩於善慧地作大法師演說諸法必以無量善巧之智起四無礙大辯而四者所示皆種種智由是知辯才出於智地利益眾生無暫捨離者右彭以明跋洪覺範尊頂論

楞嚴三卷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性生成法則溫陵戒環云善惡緣慮心也無記昏住心也意緣不出此三吸撮內塵成所緣法故云生成法則法數云楞嚴三性一善性二惡性謂第六識所起一切善法惡法之性也三無記性謂第六識所具一切不善不惡初無憶記之性也皆由意根所緣生成法則故名爲性謂不教而能

婆沙論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有者何謂一切有漏法是佛  
言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墮苦集諦中  
是名有三有智論云六道各隨所作善惡之業因果不亡故  
名爲有一欲有謂欲天人乃至餓鬼地獄二色有謂色界四  
禪諸天三無色有謂無色界四空諸天

三細識業轉見也由無始妄念而成細微業識次起轉相轉  
作能見後起現相現外境界由此三種細識復生智相相續  
執取計名四種麤識

四食段食觸食思食識食按四食是資益義任持義如欲界  
段食尙以飲啜爲說餘三食徧通三界乃言諸識受用長養  
諸根非咀啖事也猶云眼以眠爲食也

東樹按據此則東坡赤壁賦吾與子之所

其適本又作食最確但用之於文則纖俗不典故非坡所屑也

比北四重謂淫盜殺妄尼又加四謂觸入覆隨五不得染心

男身相觸六不得染心男子捉手捉衣入屏處屏處四字未詳似言

處深密並立並語其行身相倚其期等八事七不得覆他重罪

八不得隨舉大眾供給衣食

楞嚴十迴向溫陵戒環疏云前十住十行出俗心多大悲行

劣此須濟以悲願處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圓

融智悲不二名回向東樹按此即柳下惠之妻所云蒙耻救人德彌大也乃聖佛所同但儒氏

無品節去禮義而一於能仁遂流為瑣骨菩薩之所為耳所

謂其心則是而行則非也然其悲願廣大無身之見存著一

點私意不得必非喪檢辱身以徇利者可偽託以相質也

天台智顗云順忍中斷除見思如水上油虛妄易吹無明是

同體之感如水內乳唯登佳以去菩薩鵝王能啖無明乳清

法性水

蒙鈔卷八之一弟四十二葉引之

初一至十五日白月十六至三十日黑月見涅槃經所云愛

月三昧

大經月性常圓實無增減因須彌山故有虧盈不增而增白月漸著不減而減黑月漸無亦以白月黑月

為胸望之義

禪家多言入地獄如箭射頃讀楞嚴八卷六交報蒙鈔引海

印

清德

云亡者神識將捨而火觸隨見業所感之境識從習變

如射箭頭徑入地獄

魏書佛老志言鳩摩羅什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

譯經本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恒道禰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詞義通

明道彤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誤譯僧肇常  
執筆定諸詞義注維摩經又注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鳩摩羅什日頌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卽所謂  
阿耨鞞婆頌也

覺賢謂鳩摩羅什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  
以年運已往爲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爲高可乎遂與賢  
決未了義彌增崇敬見後秦錄

中阿含云阿難年二十五佛時求侍佛言過去侍者聞說乃  
解今佛未發言阿難已解侍佛二十五年所聞八十八犍度  
皆誦不遺不重問一句真諦云佛說此經有若干文句若多  
成增謗若少成減謗阿難誦之如瀉水不多不少佛說無相

之理不有不無若有墮增若無墮減阿難傳之無增無減

眞諦

未詳何人

大論云假令頂戴經塵劫身敷座眾徧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楞嚴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嗟乎後世緇流登壇聚眾名爲講法徒取利益而已果爲報佛恩乎

鳩摩羅什答姚興曰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波羅提曰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氣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拾不出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右語頗爲明了吾儒亦言之明道先生論中庸鳶飛戾天章



云識得便活潑潑地不識只是弄精魂亦此意也

楞嚴璿疏云凡夫心麤殊不知覺古德偈云如以一睫毛置掌人不覺若安眼睛上違害極不安愚人如手掌不覺行苦遷智者如眼睛違極生厭患右見蒙鈔卷二余按此本智論取此言以爲不貳過詮解可爲諦當

焦澹園筆乘云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余按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眞識其實卽八識也楞嚴經七大五大是塵見大是根識大是識又有六種粗識三種細識

楞嚴二卷二種生死根本皆由業識又云業識爲迷悟之通關聖凡之共路非關意識又云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爲業動

則有苦果不離因故又顯二妄卽是業識爲生死之本也

六祖壇經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  
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釋迦文佛首傳  
摩訶迦葉尊者弟二阿難尊者弟三商那和修尊者弟四優  
波毘多尊者弟五提多迦尊者弟六彌遮迦尊者弟七婆須  
密多尊者弟八佛陀難提尊者弟九伏駄密多尊者弟十脅  
尊者弟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弟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毘摩  
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多  
尊者十七僧迦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  
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

拿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  
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  
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宏忍大師三十三惠能大師

宋景濂護教編敘云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自  
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  
利鈍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苦海旣滅度後其  
弟子阿羅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  
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毘尼金剛薩  
埵於毘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

按翻譯名義  
瑜珈相應也

謂之秘密章

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

按慈氏  
卽彌勒

相與造論發

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

毘羅未詳豈卽

傳燈錄所稱迦毘摩羅尊者耶疑非

宏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

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尼之法魏

平初曇阿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

立羯磨法

羯磨作法辦事也

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

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

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

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

不空三藏西域人不空名

也唐太宗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見嚴郢碑文

是爲瑜珈微妙祕密之宗唐貞觀三

年三藏元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

旨以歸授慈恩窺其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

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正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  
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上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  
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  
元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  
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  
華嚴統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  
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  
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教自  
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乃  
宏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  
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宏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

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間與讓傳道一道

馬祖也

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懷海百丈也百丈海傳山在江西奉新

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元元立三元門策厲學徒是爲

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潞山大圓禪師靈佑

潞山在潭州

祐傳仰

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元機不可湊泊是爲潞仰

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

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

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元沙師備

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

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

旁出爲藥山惟儼

據唐仲藥山碑以藥山出於仰山唐碑見文粹或宋之誤也碑云南嶽有遷江西

有寂又云居寂室二十年又云寂公先知之儼以寶鏡三昧  
明按江西有寂似謂大寂禪師卽道一也

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  
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  
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  
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  
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呼教之與  
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等行而禪定特居其  
一由眾生根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  
各建門戶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  
相籍籍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耶此則教禪異塗猶可  
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

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  
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  
於宏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  
一神會之同出於能者也賈餗大悲禪師碑云神會懷讓道  
同嗣法於曹溪傳衣絕於神會  
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反而其末流若

大珠明教慈受輩何以議爲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  
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麗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  
歸之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

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

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允堪錢塘  
人撰律宗

十二部經解經傳并法門贊序慶歷中賜號眞悟大師至大智律師元照元照字湛然  
餘杭唐氏子



元豐中住靈芝寺賜諡大智律師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

正之師殊指矣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智

字無外錢唐人俗姓徐自號中庸子居同祖天台同學心觀孤山瑤瑤院宋時僧也與林通處士善

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牴牾之甚霄川仁岳以禮之

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辯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

然也其他尙可以一二數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

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正

求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於近代

諸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

傳同異之詳請余爲記以補其闕略余因以所聞疏之如右

胡元瑞云右歷敘禪教二宗本末粲然指掌非綜練釋門者

不易至斯第以雲門法眼並出青原亦仍傳燈諸錄之誤蓋  
道悟有二人同居荆南同示寂於元和間一居天皇寺一居  
天王寺居天皇寺者婺州張氏子苻載爲塔碑謂與藥山並  
爲石頭上足一傳爲惠真再傳爲幽閒三傳爲文賁遂止不  
傳居天王寺者洛宮人崔氏子玉之後初叅馬祖後謁石頭  
得法傳龍潭崇信信傳德山宣鑒鑒傳雪峯義存存傳雲門  
文偃爲雲門宗存又傳羅漢桂琛琛傳清涼文益爲法眼宗  
其顛末見正玄素所撰塔碑甚詳景濂蓋但據五燈會元等  
書序錄而不及深考也

余按青原卽行思石頭卽希遷卽思弟子也道悟雖有二人  
雲門法眼皆自義存豈非並出於青原乎何以斥宋爲誤其

抄事卷三言四十一  
云道悟出於南嶽者據權文公德興馬祖塔銘載道悟於弟子之末也又苻載碑云比丘惠真文賁等禪子幽閒皆入室得悟者按楞嚴有內守幽閒之原此言惠真文賁得寂滅樂耳非人名也又何可分爲三傳乎

元瑞又云潞山法眼二宗皆迄於唐宋五代間是時曹洞雲門亦寂寥無卓見者獨臨濟一傳爲興化興化再傳爲南院南院三傳爲風災

按災當作穴延沼居汝州風穴寺

風災四傳爲首山首山

五傳爲汾陽汾陽六傳爲石霜石霜七傳而爲黃龍南陽岐會臨濟一宗至是大振南下出晦堂真淨晦堂下出悟新真淨下出從悅而張無盡師之會下出法演法演下出圓悟圓悟下出宗杲而張無垢師之自宗杲出而學徒遍天下縉紳

儒流茅靡磨集無論雲門曹洞卽黃龍一派亦寂寥矣

余按黃龍寺在宋時分寧縣祖心號晦堂南雄始與人郭氏子出家參黃檗南公繼其法席住隆興府黃龍寺元符中賜號寶覺宗杲字曇晦宣城吳氏子住臨安徑山孝宗賜號大慧禪師

慧南嘗語祖心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樹按今儒者師弟教授或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方自矜名師高第蓋無有解知此指亦由本無此深心正學精識也

仰山一日樹下坐禪大漉以拄杖點背一下仰回首師云寂子道得也未仰曰雖道不得且不就別人借口樹按今世學者於道於文

皆借口而已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因桃花悟道嘗囑瀉山曰從緣悟達永

無退失善自護持

樹按學者不可不知此義

僧乞藥山指示師良久云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

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

樹按今人認忠恕作一貫卽是此病

香嚴智閑悟後沐浴焚香云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

我說破豈有今日之事洞山亦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

不爲我說破

樹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此也張宣公類仁說朱子以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

藥山向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喚他作甚麼山云我有

個折腳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與某則某與和尚共出一

隻手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船子告夾山語又囑夾山云汝向

云辨自敘政和間參襄州鹿門自覺使見芙蓉楷道經鄧州  
得謁丹霞淳云云以青州嗣淨因淨因嗣楷則併淨因鹿門  
爲一人而削去丹霞至天童五代遞敘至位中行輩爲最尊  
而濟下之次居其下矣當時洞宗鼓山道需及平陽木陳普  
羣起辨之續傳燈於天童淨嗣唯兩人曰石林秀曰孤蟾  
瑩無鹿門覺故位中据之

覺浪道盛

又號杖人

洞山三十三世也從博山和尚受具見東苑

苑付壽昌源流并贈偈遂隨苑禮壽昌昌示寂遂於興化開

堂後主天界寺又主攝山棲霞

塔銘其弟子大印劉餘謨撰

常受博山命

請嘯峯然公代作無可智公高座掩關銘左書青原嗣法連  
大成二十七人然公笑峯倪嘉慶也不書無可其廩山大智

卽無可耶銘又云然公智公棄縉紳而游師門又記荊居士  
四人李長庚陳丹衷凌世韶毛大斧

木陳和尚大埔人又稱平陽天然珠江人

曹洞一宗元明以來盛化於燕魏秦晉之地吳越無聞也至  
萬歷壽昌崛起於西江顯聖勃興於東越此鼓山道霈號爲霖  
之語又云顯聖源流大覺壽昌源流鼓山

順治間遠門作續略涵字重刻名續續奉

旨入藏按遠門未詳疑卽顯聖也涵字名海寬

翁山初師天然後師覺浪

沐塵之師密雲昔京中有老宿號龍池有弟子四人在南中  
忽念本師年逾八十恐不相見遂相約踪跡之而以一僮爲

肩荷之役至則龍池目且瞽四人前各揣其骨法云嗣且殆  
絕惟有一嗣而寥寥無聞因并呼肩僮揣驗之曰是大興吾  
門法席幾遍遂付法曰子必住天童僮領之卽密雲也及至  
天童而深山岑寂茅茨敝陋僅蔽風雨而已而密雲日丈其  
地曰爲三門講堂僧寮之址或哂之曰不預定臨期豈可辦  
耶未幾海上有授二十萬緡爲營寺者如其尺度不爽今天  
童山

二字  
缺

也密雲有弟子十人沐塵其最少也具辨才

世祖章皇帝召而說之封爲洪覺禪師曾撰東游草及他語  
錄又有牧雲者亦密公之弟子明季居嘉興梅里一村寺不  
與士大夫相接沐塵盛興從謁之閉門不見曰我方出世子  
八世奚相見爲



大覺禪師玉林亦與沐塵同錫號者其語錄但言彼法不及世事

泰陵稱之其門人號昂溪亦修梵行

上命大臣訪其嗣而尠知者至吳越嘉興一僧庸俗無知啖酒肉不修戒行而窮困無聊嘗就報忠寺寺僧以餘食給之至是知有訪昂溪之事渠向游天台國清寺知有昂溪小照遂誑其僧攜而歸弁製巾拂走蘇州謁使者稱昂溪的嗣使者遣送入覲

上大悅以爲樸實信昂嗣不妄遂令至西湖居聖因寺號悟修錫寺田三千畝舟過蘇州凡少年有姿首者多願爲其弟子其僧死而弟子多不法云

報忠寺今

錫名海覺禪寺亦悟修請重修者在嘉興

曹能始名勝志雲南下引白古通云按隋書遠古之初西海有阿育國其王能登雲上天生三子次曰弘德封於蒼珥之間奉法不茹葷腥日食白飯稱白飯王是白國之鼻祖也隋書無白國此條不知何据白古通不知何書也記詳

余同年生金學士姓號海住此見華嚴法界品自在主告善財云南方有一大城名曰海住又華藏世界品言諸世界依諸海住

楞嚴經名身與句身及字身差別解者曰名是次第行列句者是次第安布

樹按楞嚴第八卷文殊偈頌云但伊名句味一非含一切先生看自號非句蓋取諸此

大智度論僧有四種有羞僧無羞僧啞羊僧實僧雖不破戒但鈍根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不知有罪無罪若有所事二人苦諍不能斷決默然無聲譬如啞羊不能作聲

宗鏡錄

樹按杭州永明延壽所著法眼宗清涼文益嗣也

不修頓悟如野干隨獅子

經百千劫不得成獅子

樹按智與師齊滅師半德何況野干

十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目憍連神通大迦葉頭陀阿那律天眼須菩提解空富樓那說法迦旃延論議優波離持律羅睺羅密行阿難陀多聞

後漢書西域傳贊亦云張騫班勇於浮圖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又云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又魏書佛老志載太武詔云前世漢人劉元眞呂伯疆之

徒乞胡之謔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

嘗閱道藏妙林經及海空智藏眞經其色空煩惱云云立義  
旣襲釋氏至其詞句亦勦取之因思朱子所云自家有箇寶  
珠被他竊去了卻不照管卻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  
罐用眞可笑也

抱朴子言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帙凡三篇皆仙術也  
頃見羽流誦此經無此得非今世號爲靈寶者非葛氏之所  
見乎

昔吳縝論修書八失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古人  
讀書多記言慎觀於載籍非果商訂精審足資義理考  
鏡斷未有徒矜淹洽爲他家數寶先生博極羣書凡諸

邑乘家牒小說內典目所暫寓輒復劄記間亦加考辨  
要之無失實誤世之言特叢雜零亂散皮眾帙凡數千  
條悉斷爛不完無事類之屬後先之次蓋本不以之爲  
著述也樹編校先生筆記經史外詳爲採擇聯綴竄而  
輯之爲雜識一門用王氏困學紀聞例文繁事賾去取  
未當不無冗散要之非先生意也乙未六月東樹校畢

謹記